

谁与争锋?

——21世纪初世界最成功的100位艺术家(二)

◎本刊编辑部

“艺术进入了最后的航程，它在一个精细的螺旋里一步一步上升着，它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字格的自由，只剩下一个神经元的树状突，最后便消失于它自己占有的微小的孔眼中……”

汤姆·沃尔夫的“艺术终结论”曾震撼了不止仅仅一代人，但事实证明，艺术在上一个一百年中的进程，无疑是迅速而激烈的——它甚至让我们措手不及。在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艺术的发展生态也越来越开放和多元的语境中，新媒材的出现、新观念的产生、新形式的实验都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契机。

今天，一批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艺术家，用他们大胆的、跨学科的、泛艺术的创造力，征服了几乎世界上最著名的美术馆、博物馆、画廊，以及其它重要的艺术机构，无论是在专业的建树上，还是在市场效应上，他们都独领风骚，成为艺坛的风云人物。或许，他们的身份不能仅仅用“艺术家”来概括——因为，他们同时还是优异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精通市场和操作，熟谙包装和策划。

也许，在文化转型的特殊时代背景中，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艺术家——拒绝寄居在惯性思维模式的巢穴中！

在此，我们将陆续为大家介绍这100位21世纪初世界最成功的艺术家，希望他们的艺术理念、创作手法和成功道路，能为新一代的年轻艺术家有所借鉴。



灵魂的图景——关于身体的艺术

曾有人说：人的身体是上帝创造的艺术品——于是，它成为生命的载体、精神的依附和存在的证明，成为我们拥有世界的媒介和感知外物的真实途径。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到巴洛克、洛可可的艳情浮华，再到今天的表演、行为……对身体的表现在艺术的发展进程中从来就不曾缺席。

上一期我们报道了六位艺术家新颖有趣的装置创作，而本次我们所介绍的这八位艺术家中，虽然有的是激进的女性主义代表，有的是现代化大都市窒息生活的逃逸者……但是，他们作品中总是借用身体图象，或是与身体有关的象征性隐喻，甚至以身体本身作为媒介进行创作，使得他们截然不同的艺术作品之间仿佛有了某种内在的本质关联。

- 1、猿猴 装置 奥莱弗·布伦林
- 2、女先知 综合材料 奥莱弗·布伦林
- 3、僵持 综合材料 奥莱弗·布伦林



七十年代在瑞士出生的艺术家奥莱弗·布伦林现在生活在美国纽约，国际大都市的生活使得他的作品也像一场流光溢彩的浮梦——

奥莱弗·布伦林 Olaf Breuning:
“不要相信我——因为我是一个流浪汉！”

一极富象征意味的表达方式始终贯穿在艺术家的创作中，而影像、装置和行为是艺术家喜欢选择的艺术样式。在奥莱弗·布伦林看来，低级趣味与高雅艺术之间、自然真实与人造物像之间、过去、

现在和未来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于是，在通常情况下，奥莱弗·布伦林都会将好莱坞电影大片中那些华丽的作品挪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以天马行空的遐想营造一个超现实的感官世界：荒诞怪异的图像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让观众总是在视线交会的瞬间就被作品所表现出的叙事情节打动和震撼——然而，当整个作品迅速的结束后，我们得到的却只是那些难以名状的空洞和怅然若失——这也正是现代人生活的最真实感受，就象他在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妖魔化的人形，而残缺的不仅仅是血淋淋的肢体，还有隐匿在面目背后的内心世界。



辛迪·舍曼 Cindy Sherman: “我的艺术理念，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一般公众对女性的普遍看法。”

1954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辛迪·舍曼，可以说已经创造了艺术史上的女性神话，现居住在纽约的她仍然是众多女性主义者心中的偶像。早在1978年的时候，二十三岁的辛迪·舍曼便开始了她“无题系列”的艺术创作，在那些以自拍的方式记录下来的小样式的黑白照片里，舍曼扮演了形形色色的社会角色：高傲时髦的办公室女郎，粗俗贫贱的家庭妇女，放荡美艳的地下情人……演绎了一幕幕关于女性的戏剧性场面。尽管辛迪·舍曼仅仅只是简单的

易妆和演饰，但这一过程中自我身份的不断替换，反而使虚拟角色的形象趋于完整，就像在观众面前上演了一台二十世纪老套、陈旧的女性形象大全。由此奠定了舍曼的艺术成就。

继续以身体进行创作的舍曼一直没有疏离开社会语境和女性身体本身，并深入到更广泛的领域：艺术家对暴力、恐惧的探究让她的作品令人难以回避。



丹尼尔·布迪 Daniele Buetti: “你有没有感觉到生命中最富于激情、激动人心的美妙时刻，总是如此的短暂……”

1-4、无题 摄影 辛迪·舍曼
5-6、寻爱 图片装置 丹尼尔·布迪
7、BULGARI 合成图片 丹尼尔·布迪

美好的东西总是令人神往——在被时尚和流行打造出的明星世界里，那些与人类最本质的感官和情欲相联系的诱惑，在丹尼尔·布迪的作品中得到反复的表现和强调。青春和动人的表象背后，是商品社会的物欲横流和没有什么不可以被消费的暗示，它们都诉说着被碰触——这也就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为什么那些时尚、流行杂志封面上的漂亮女郎，总是被艺术家打上突兀的烙印，成为具有轰动效应的艺术作品：知名的品牌商标象一个个美丽的纹身，而这些极为逼真的疤痕其实并不是真的，它是艺术家用圆珠笔在海报的背

面涂写所制造出的假象。这不得不让我们质疑自身的另一面：拥抱时尚，还是被流行伤害。也许，刹那的冲动才是最真实的，但盲目让人在更多的时候变得麻木，情感的虚无与肢体的诱惑让都市人窒息，于是无数的人总是生活在不断追逐，又不断厌倦的过程里。而1965年出生于瑞士小镇弗林伯格的艺术家丹尼尔·布迪，就是这样辗转工作在德国柏林、苏黎士、瑞典等地，为他的艺术生命找寻新的刺激和灵感。



卡拉泽·托蒂芮 **Grazia Toderi**:
“在自己预期的路程里,可能总是
难免会被卷入其它的事情。而此
时的你应该超越自己,从而致力
于转变那些一成不变、日复一日
重复发生的事情。”

现居住和工作在意大利
米兰的女艺术家卡拉泽·托
蒂芮,用一种几乎近似于天
文学家的态度及理念,把我
们带入她所努力追求和创造
的艺术世界——有着和谐的
秩序和循环的关系。卡拉泽·
托蒂芮的艺术作品总是喜欢
用水作为表现的主题,通过
这个流动无形的媒介,在描
述其没有规律的变化过程中
探究出一种可行的画面效果。
在卡拉泽·托蒂芮早期的艺
术作品里,我们能更加清楚
地看到艺术家对自然力法则
的心理体验。无论是水、灯
光,还是天空,隐喻性的艺术
表现中若隐若现的人物,已
经超出了对单一个体的叙述,
一种整体的宇宙观是卡拉泽·
托蒂芮所要传达给我们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埃科·克劳斯汀费克,是一名积极的女性主义艺术家并真实地投身于女权运动,她用自己的装置、绘画、影像、行为艺术……以及一切有可能的方式提出激进的关于女性的种种社会问题。自我裸露的身体是埃科·克劳斯汀费克艺术创作中最擅长的道具和最有力的媒介——面对公众的凝视,艺术家展示了女人的受伤,也展示了社会道德对女性最大的束缚。表演所呈现出的坦然的欲望,挑战着人们传统思想的禁忌极限,而埃科·克劳斯汀费克直面

的目光,在毫不回避的坚韧情绪中表现出她对社会的谴责。

在这个图像泛滥的时代,埃科·克劳斯汀费克综合利用彩色图片、流行音乐、大众文化,以及自己敞开的身体为媒介,对艺术的言说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用一种区别于其它的女性眼光拓展了我们关于躯体的理解——用身体思考、用身体表达、用身体感受、用身体怀疑、用身体反抗……也许,最伟大的力量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源于生命的原始本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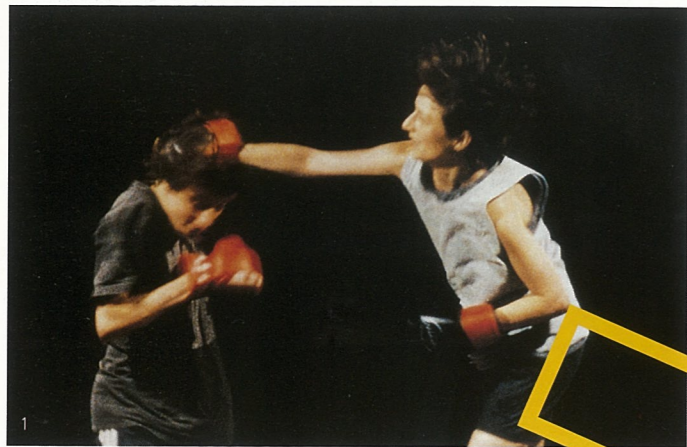


埃科·克劳斯汀费克 **Elke Kryptstufek**: “当我决定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艺术的时候,我就不再有任何的隐私和秘密,一切都应该是公开的。”

A word is worth a thousand images.



1、修正 录像 卡拉泽·托蒂芮
2-3、消解 录像 卡拉泽·托蒂芮
4、铁杆分子 合成图片 埃科·克劳斯汀费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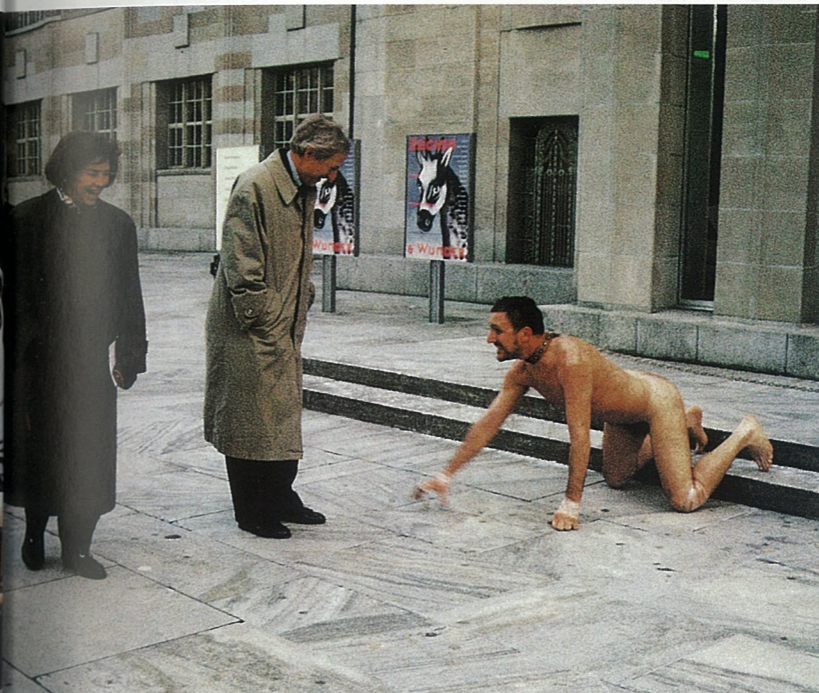


1-2、拳击	16毫米电影	韦伯科·汤德伯格
3-4、出租车司机	16毫米电影	韦伯科·汤德伯格
5、父亲	摄影	韦伯科·汤德伯格
6、无题	摄影	奥勒格·库里克
7、阿力克与洛莉塔	摄影	奥勒格·库里克
8-9、我咬美国人，美国人咬我	行为表演	奥勒格·库里克

韦伯科·汤德伯格 Vibeke Tandberg: “我的下一个作品将命名为‘皮条客’，在剧中我将饰演一个在良心发现后结束自己生命的台球手。”

想象力所能企及的界线在哪里？——无论是用心理学还是物理学上的概念来定义它，显然都是无效的。与那些在生物实验室进行的医学研究相比，艺术家显然并不滞后——韦伯科·汤德伯格的艺术创作已经涉及到对人格分裂领域的表现。在她的影片或图像作品中，韦伯科·汤德伯格以自己的肢体语言和面目表情，以及精心编导的姿态、动作和场景布置，成功地创作了双重特征的人格：一位是父亲，一位是母亲。你如何面对镜子中双性的自己？韦伯科·汤德伯格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尴尬处境，让人不寒而栗：这是两个反复多端、变化无常、时分时合的角色，但命运的另一端却总是握在对方的手中——尽管她们都是她自己。

1967年出生在奥斯陆的艺术家韦伯科·汤德伯格现在在挪威继续从事她的艺术创作生涯：用一种科学的态度、想象的力量和自己的躯体。



奥勒格·库里克 Oleg Kulik: “动物们思考，故它们在。”

笛卡尔的名言在这里被戏谑的篡改——奥勒格·库里克，这位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中总是闪耀着令人难以回避的智慧光芒，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倾注全力的表现，在我们眼前剖开了日常生活最残酷的一面。

作为俄罗斯人，奥勒格·库里克的艺术创作显然沉浸在对种族文化的高度关注中——那些因对外部世界的日益开放而激活的变化是艺术家时常表现的

主题。在《我咬美国人，美国人咬我》这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作品中，奥勒格·库里克的行为表演提出了一个面对西方时的“狗人”形象——一条在美术馆里向着公众狂吠的俄罗斯“狗”，借此反过来批判和抨击软弱、无力的艺术批评和献媚的艺术家。

对现有艺术问题的大胆揭示，在这里借助身体的戏剧化编导，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作品的深刻寓意发人深思。



1、变换 油画 珍妮·萨维尔
 2、倒转 油画 珍妮·萨维尔
 3、拒绝接触7 油画 珍妮·萨维尔
 4、战略上的高姿态 油画 珍妮·萨维尔

珍妮·萨维尔 Jenny Saville: 不美的身体

娇小的身材、迷人的金发、脸上总带着含蓄而自信的微笑，这就是美丽的珍妮·萨维尔 (Jenny Saville)，英国当代最出色的年轻女画家。1970年出生于英国剑桥，1992年从格拉斯哥艺术学院毕业时，年轻的萨维尔已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包括英国著名艺术品收藏家萨奇 (Charles Saatchi) 在内的购买者买走了她毕业展中所有的作品。萨奇十分看好萨维尔，后来又逐渐从其他买主手中收购了萨维尔全部的作品。并专门在伦敦的萨奇画廊为萨维尔举办了个人画展。萨奇的赏识无疑为年轻的女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自我的平台。

从古希腊罗马开始，人们就崇尚裸体美，《米洛的维纳斯》脍炙人口，千古传颂。至今仍然代表着人们的审美理想。然而萨维尔笔下的女裸体绝然没有传统观念中的丰腴、柔美，她们要么是经历了外科整形手术后还带着疤痕的身体、要么是带着血迹的、让人触目惊心的受害者的身体，即使是健全者，也无不显现着庞大的体态和强健的肌肉。“我并不反对唯美主义，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无法让自己对这些非常态的身体不感兴趣。无论是肥胖的、受了伤的还是可怕的，成为这样的身体总有她们



自己的理由。”萨维尔对自己的创作如是说。然而这些使用有力的笔触加以塑造的裸体总是扭曲着，给人一种无奈的感觉，似乎在挣扎着想摆脱什么，使人联想到男性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女性的任人摆布和她们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轮廓》(Plan) 是以萨维尔本人为模特创作的巨幅女裸体油画，画面上的女人右手抱胸，耷拉着无力的脑袋，眼神迷茫地俯视着参观者。而其整个身体被刻画出环行的线条，既好像一个正在等待被施行吸脂手术的病人，又好似地图等高线，使观众产生想要沿着等高线爬上去的欲望。《迁移者》(Migrants) 表现的是车祸、火灾等各种事故受害者鲜血淋漓的头像，还是以画家本人为模特塑造的。他们虽然让人望而生畏，在创作者心目中却很美，就象一幅幅抽象绘画。萨维尔以超俗的创意、奇特的构图震撼着观者，对于自己的作品，萨维尔说：“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死亡。对此我并不比别人领悟得更深。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带给观众的不是恐怖，而是思考。”

